

## 「坐甲」另說<sup>\*</sup>

洪德榮

(河南) 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

### 摘 要

古漢語中「坐甲」之意歷來有學者做過討論，有穿著鎧甲，或穿著鎧甲坐地，或堆疊鎧甲之意等說法。除綜合諸家之說，細究辯證，從古文字的考證、出土文獻的比對及傳世典籍的整理等方面，予以對比分析。「坐甲」之意在先秦典籍中應為「士卒屈膝著地，壓低身體，準備作戰的姿勢」。在中古文獻中則引申指「作戰時不論守備或進攻的周全準備」。

**關鍵詞：**坐甲、屈膝著地、古文字。

---

<sup>\*</sup>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簡帛及傳世文獻中的兵家學派研究」(18CYY035)資助，為項目階段性成果。

## The explanation of “zuojia”

Hong De-rong

(Hena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ZhengZhou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word “zuojia” has always been a discussion by scholars, there have wearing armor, wearing armor and sitting, or stacked armor means that. In addition to comprehensive all statement, combined ancient writing, excavated documents , and extant literature, comparison and collation, to be compared. “zuojia” to the pre Qin classics should be “soldiers ready to fight with kneel on the ground”. In the ancient literature is the idea that “no matter when fighting or offensive prepared garrison” .

**Key words:** “zuojia”, kneel on the ground, ancient writing

## 一 問題的提出

在古漢語中有「坐甲」一詞，見於《春秋左傳·文公十二年》：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憊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坐甲」之意歷來有不同角度的探討意見，說法的差異也比較大，並且有先秦與中古不同時代對詞語使用的差異，也涉及到先秦軍事學的有關問題，因此筆者認為就訓詁學、古代兵學的角度而言，本詞語還有再論的必要，因此綜合前賢之說提出討論。

## 二 相關說法綜論

對於「坐甲」一詞的討論，先於下文將古今的注解、字辭典之說製表羅列如下，以清眉目：

主要意見	說法內容	出處	時代
穿著鎧甲坐在地上	甲者，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戰且坐之於地。	孔穎達（2001：331） 《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九下	唐
	昭二十七年《傳》云：「吳王使甲坐于道」荀卿子云：「庶士介而坐道」故云坐甲。	惠棟（1975：150） 《春秋左傳補注》卷二	清
	「言被甲而坐，不時脫也。」	沈欽韓（1937：70）	清

主要意見	說法內容	出處	時代
	《疏》言未站且坐之於地，非。」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五	
置鎧甲於地而人坐於甲上	此則直藉甲於地而坐其上。藉甲而坐之以待敵，使及敵可亟環也。	竹添光鴻（2008：9） 《左氏會箋》卷一九	近代
穿著鎧甲	「成二年《傳》云：『環甲執兵，固即死也。』句義句法與此相近，亦已著甲爲言。」	楊伯峻（2009：591） 《春秋左傳注》卷一九	近代
	謂披甲而待敵	《漢語大辭典》第二卷，第1039頁，總第2783頁	近代

通過對舊說的羅列，大致可以知道諸家主要將「坐」解為「以臀部壓在某處上」的常用動詞義，《說文》：「坐，止也。」段注言：「止，下基也。引申爲住止。凡言坐落、坐罪是也。引申爲席地而坐。《小雅》：『不遑啓處。』《傳》曰：『啓，跪。處，居也。』古謂跪爲啓。謂坐爲尻、爲處。尻俗作居。引申謂凡止箸爲坐。」坐為人停下止息的一種狀態，如「坐下」、「跪坐」是人的動作，又指事物居處，如「坐落」，或是搭乘之意，如「乘坐」。

近來亦有陳淑梅認為「坐甲」即身體靠著甲，憑甲護體，正可訓為「披甲」。「坐」有「緣著、因為」之義。錢慧真認為「坐」當為手持、穿上之義。「坐甲」則為「持甲」，指戰士準備戰鬥<sup>1</sup>。吳柱對於前人舊說提出了辯駁，認為古之「坐」近於今之「跪」，雙膝著地，臀部置於小腿根上。出兵征戰，無脫下鎧甲以備戰之理。且鎧甲質地堅硬，戰士跪於其上，豈堪承受？故《正義》及《會箋》之說有悖情理。趙穿云「裹糧坐甲，固敵是求」，可見「坐甲」之目的在於逐取敵人與之戰鬥，亦無披甲坐於地上以「求敵」之理，因此認為楊伯峻諸人之解釋亦牽強<sup>2</sup>。筆者認為吳說自有其理，「坐」或不應解為「坐下」之意，可從之。但對於全句文意的理解，猶有可商議之處。吳說將「坐」訓為「聚」義，基本是根據「坐」的引申義而來。

<sup>1</sup> 陳淑梅：〈古文釋義三則〉，《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頁43-45。錢慧真：〈《左傳》疑義新證〉，《廣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頁115-118。

<sup>2</sup> 吳柱：〈《左傳》考釋七則〉，《語言研究》2016年第36卷第1期，頁102-103。

李彬亦整理了前人之說，認為「坐甲」之「坐」是「穿著」義，是「坐」的語境義（言語義）而非基本義（語言義）。「坐甲」除「穿戴鎧甲」義外，又可轉指「穿鎧甲的人」，還可引申出「守衛、保衛」義<sup>3</sup>。

李輝認為將「坐」排除其訓釋為「持、披」義的可能性；並結合出土實物和兵書文獻，將「坐甲」釋為「著甲跪坐於地」的「坐陣」之法，乃是古代一種臨敵備戰的佇列陣型<sup>4</sup>。

筆者認為討論「坐甲」之意務必要理清「坐」字核心語意與引申意義之間的關係，並針對其字的本義做研討，而非僅以引申義來討論詞語所具有的意義，應是較為妥當的作法。《說文》所訓的「止」義應是以停留之意為核心，並與「跪」義有所聯繫。

首先考察「坐、止、蹲」相互訓讀，並解為「聚」的說法。「坐、止、蹲」三字的語意基本都含有停留之意，將停留引申為「聚」義，並不是語意中的常見用法，《廣韻·魂韻》：「蹲，坐也。」《玄應音義》卷六引《字林》：「蹲，猶虛坐也。」又《廣雅·釋詁三》：「尊，聚也。」王念孫《疏證》：「蹲與尊聲近義同。」可見「蹲、坐」二字有止息之意，但「坐」實不能等同訓為聚的「尊」字，而且例證文獻的時代稍晚，恐要再做討論。



而將「坐」解為「穿著、披」義，也是一種語意上的引申，應也是由臀部壓在某物上的姿勢而來，也缺乏有關文獻的例證。而將「坐」釋為「持」，也表示「披」義，主要依古書中將「坐」假借做「挫」，而「挫」有「持」義，故以「坐」為「持」義，但「挫」解為「拿持」固無問題，如「挫針治癰，足以餬口。」（《莊子·人間世》）實無「披」義，臨陣備戰也無手持鎧甲之理，此解可再斟酌。







將「坐甲」理解為陣式有一定的道理，思路也與筆者下文的論述相類，但筆者不將「坐甲」等同於具有一定形式與作用意義的固定陣式，並結合古文字探求其義。嘗試從文字的音義與典籍釋義對「坐甲」做比較完整的考察，對於討論「坐甲」之意應該能有所幫助。






<sup>3</sup> 李彬：〈《左傳》「坐甲」解詁〉，《儒學與訓詁——第十三屆中國訓詁學術研討會》（臺南：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中國訓詁學會，2017年10月20-21日），頁221-235。

<sup>4</sup> 李輝：〈「坐甲」新釋〉，《漢字漢語研究》2018年第4期，頁56-65。

### 三 坐字的音義問題

上文已經說過，《說文》：「坐，止也。從留省，從土。土所止也。此與留同意。」小篆作，《說文》古文作

字形			
文例	王占曰：不坐若。	坐（危）山一詳（殺）	舜於是乎始免執（刈）、拄（鉏）、耨、蒺（鋤），舛（拜）而坐之{子}。
材料	《合集》975反 <sup>5</sup>	《包山》243 <sup>6</sup>	《上博（二）·容成氏》14
字形			
文例	縣、都官坐效、計以負賞（償）者	凡坐易（陽）坐陰	□金而坐之
材料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82	《馬王堆·陰陽五行甲》96	《銀雀山》207

林義光釋楷體構形象二人對坐土上形。作者。𠂔古作，蓋變作。形近。遂訛从𠂔耳<sup>7</sup>，筆者認為其說可从之。「坐」《說文》篆體今不傳，今天所見楷體應為《說文》古文楷化後流傳下來。上引的甲骨文字形，象人在席上而坐<sup>8</sup>。戰國楚文字為人側身跪坐之形，但下部為土形，並與人形結合，其實與《說文》古文相類，只是左右相對的人形僅存一側，楚文字實為「坐」字的另一種古體<sup>9</sup>。值得注意的是《包山》簡中的例子可將「坐」釋為「危」義，下文

<sup>5</sup> 字形引自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761。

<sup>6</sup> 字形引自李守奎主編：《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472。

<sup>7</sup> 林義光：《文源》（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卷六，頁183。

<sup>8</sup>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年），頁2463、4593。

<sup>9</sup> 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釋文與考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頁89。

亦將討論「坐、危」之間的關係。季旭昇認為秦文字「𠂔」形作複體，「工」形類化為「土」形，《說文》誤以為以土、留省。古文以二人，當為二𠂔之訛變。漢隸傳承秦文字的構形，並進一步將兩側的人形訛為口形，《馬王堆·陰陽五行甲》中的字形保留了秦文字的特點<sup>10</sup>。

通過上述對於「坐」古文字形的分析，可以知道「坐」的本義還是表達人跪著的狀態，古人席地而坐時兩膝著地，《禮記·玉藻》：「退則坐取屨。」〔唐〕孔穎達《正義》：「坐，跪也。」《呂氏春秋·報更》：「顛蹶之請，坐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許維遹集釋：「《禮記·曲禮篇》：『坐而遷之。』疏：『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不通名坐也。』」《說文》所解釋的「坐，止也」除段注所解釋的居止，也許還可以進一步從「止」有不動之意去理解，「坐」本身就是一種不做移動的狀態，坐或也隱含著不移動的意思。

此外，從出土文獻的討論中，更可以再證明「坐、跪」在語意上緊密的關係。在戰國楚簡中，有個形體比較特別的坐字，字形從辵從坐，見於《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簡18；《上博（八）·命》簡8、9、11；《上博（九）·陳公治兵》簡13等，其字形及文例見下表：

字形					
文例	唯【23】必三軍有大事，邦家以軒輶（机隍），社稷以逎（危）（陳劍，2013：130）歟？ <sup>18</sup>	亡僮（僕）之尚（掌）楚邦之正（政），逎（坐）奢（友）五人，立奢（右）七人（復旦吉大讀書會，2011）	含（今）（視）日為楚命（令）尹，逎（坐）奢（友）亡人，立奢（友）亡一人，而邦正（政）不敗 <sup>10</sup>	逎（坐）奢（友）三人，立奢（友）三人	鎡=（金鐸）呂（以）逎（坐），木鎡（鐸）呂（以）记（起）（林清源，2015：407）
材料來源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簡18	《上博（八）·命》簡8	《上博（八）·命》簡9	《上博（八）·命》簡11	《上博（九）·陳公治兵》簡13








<sup>10</sup>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909。

從楚文字中「逄」的用法可以發現此字即「坐」字異體，辵旁表示與人足有關的表義偏旁，但《上博（四）·東大王泊旱》中此字的考釋值得重視，陳劍指出：

「逄」從「坐」聲，古代之「坐」本即「跪」，「危」應是「跪」之初文，「危」與「坐」




形音義關係皆密切，很可能本為一語一形之分化<sup>11</sup>。

而楊樹達亦認為「危」乃「跪」之初字，《說文·二篇下·足部》：「跪，拜也。從足，危聲。」跪用𠂔，故危字從𠂔，從尸聲，即跪之初字也。跪為加注意旁字，從𠂔複從足。若安危之字，字本作尸，人在厂上，故為危也<sup>12</sup>。是以「坐、危」有形音義上的同源關係。

劉釗認為包山簡263的，字从尸从𠂔，尸應為「尸」字，即危字初文，字應隸作危，釋為跪<sup>13</sup>。孟蓬生也認為「危」所从的「尸」為會意字，危高之「危」的初文。分兩系，一从人在山上，一从人在厂（石）上。本義為高，引申為危險。並引《郭店楚墓竹簡·六德》簡17：「（危）其死弗敢恣（愛）也，胃（謂）之以忠史（事）人多。」<sup>14</sup>筆者認為孟先生的意見甚確，「尸」的兩種系統的構形值得注意，季旭昇也認為以人在厂（山、几）上，會瞻望之意，為「瞻」之本字。在戰國文字中（晉系貨幣）、（《上博一·緇衣》）都屬於這一類型的字。一為人在山上，當有危險之意，故「尸」字又為「危」之本字，引伸則有「高」義<sup>15</sup>。在戰國文字中有（《古璽彙編》123）、（《清華（二）·系年》簡15）、。而漢隸則於「尸」下加上「𠂔」表人膝足

<sup>11</sup> 陳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旌》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收入《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30。另可參鄔可晶：〈馬王堆漢墓帛書《十大經》補釋二則——外一篇：說古文獻中以「坐」為「跪（詭）」的現象〉，《簡帛》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29-442。

<sup>12</sup>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4。

<sup>13</sup> 劉釗之說見〈包山楚簡文字考釋〉，收入《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28。蒙匿名審查人提示，除上文所引劉釗之說，危字所从之𠂔形已異化為跪坐之形，此類字形的例子還有（《上博·曹沫之陣》簡63）（《清華·子產》簡03）（《清華·子產》簡11）。尤其《清華·子產》簡11「尸」下的人形也寫做跪坐之形。


<sup>14</sup> 孟蓬生撰寫：「尸」字條目，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832。

<sup>15</sup>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728。



之意，「𡵓」則聲化為偏旁，故後「危」字，用以表不安全、危險之意，而後為表人屈膝坐下的之意，又分化出「跪」字<sup>16</sup>。

而筆者認為「𡵓」此形與坐字的關係密切，上文討論到坐字的形體問題，現在楷體的坐字構形來自於《說文》古文，學者理解其構形為兩人對坐土上，土上如何與坐的意義相互聯繫，前賢似關注較少，通過上文對於「𡵓」的討論，「坐」「𡵓」（人在山上一系的形體）應即形體及意義上的分化關係。在聲音的關係上，「坐」為从母歌部字「𡵓」為章母談部字，「危」為疑母歌部字，歌談兩部相隔較遠，但從古文字中實際的例證來看，「𡵓」可表「危」義，並為「危」之初文，可能在早期「𡵓」有個與「危」接近的讀音。「𡵓」之構形本義為人在土石或山上蹲踞，後分為兩系，一系表義為坐義，一系表義為人在危險之地，表示危險。

而危的《說文》小篆作，並解為「在高而懼也。从𡵓。自卩止之。」而「跪」則為「危」的後起字，只是三字後來在語意的發展上各自分別，「坐」專指人以臀部壓在物體上不動的狀態，因此引申出止於、停留的意思，「危」則指事物有害或不安全的狀態，有危險、危急之意，而「跪」則是從「危」原有的跪坐之意加上足旁後起的一個字，專門指人跪坐的意思。因此「坐、𡵓、危（跪）」諸字間在語義上的關係密切<sup>17</sup>。

#### 四 「坐甲」之意解詁

通過前文對「坐」形音義的討論，筆者傾向認為「坐甲」應理解為士卒屈膝，身體壓低，準備作戰的姿勢。從今天所見的文獻與考古實物來看，鎧甲提供了士卒在戰爭中對生命的保護，材質雖然有皮甲、銅甲、鐵甲等多種形式，但基本的原則依然在保護士兵的身體，並具有良好的機動性，便於靈活作戰以及方便大量製造及修補，應該是鎧甲在鍛造及工業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必然具有的條件。《周禮·考工記·函人》：「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皮甲應該是早期鎧甲的材質與型態，河南安陽侯家莊1004號商代大墓出土了青銅甲冑與殘破的皮甲，

<sup>16</sup> 其字構形的討論可參大西克也：〈試論上博楚簡〈緇衣〉中的字及相關諸字〉，《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頁331-345。

<sup>17</sup> 匿名審查人提出此處討論危與坐字之間在古文字中源流與關係，那危與本文討論的坐甲關係為何呢？筆者對此未做更深入的設想，行文主要著重在危與坐之間的演變關係，在此特做說明。

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則出土了較為完整的十三件人用皮甲，另有多件皮甲殘破不可辨識，每件人甲可分胄、身、袖及裙四部分，均由各式甲片編綴而成<sup>18</sup>。從曾侯乙墓的甲冑形式也可以發現，甲冑具有主要保護上半身，並且分部位組合而成，具備能方便運動的特點，並非沉重的無法讓士卒自由活動，以致無法戰鬥。

《說文》曰：「跪，拜也。」是以學者或將「跪」釋為「兩膝著地，臀部抬起，準備拜叩」的姿勢，但此義的訓詁核心主要是用以解釋在禮儀中有關的雙腳姿勢，如《禮記·曲禮上》：「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但在古書中「跪」的釋義範圍並非專指拜叩，而是屈膝的姿勢也可稱為「跪」，如《史記·卷六五·孫子吳起傳》：「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說的是孫子操練婦人如士兵嚴格整齊的動作，當中的「跪起」指的應即士兵準備戰鬥的屈膝姿勢，不是如禮儀中恭敬的兩膝著地，臀部抬起，準備拜叩，如此才能靈活的運動，方便起身<sup>19</sup>。

此外，在傳世兵學文獻中，與「坐」有關的記載多與士卒軍陣有密切的關係，如《吳子·治兵》：

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其中「圓而方之，坐而起之」指的是部隊軍陣的狀態變化轉移，「圓而方之」即作戰時將防禦為主的圓陣轉換為攻擊為主的方陣，「坐而起之」指原本屈膝的士卒轉換為站立，若將「坐」解釋為雙臀著地的姿勢，於作戰行進之時豈可快速方便的轉換姿勢？《吳子·論將》中的「觀敵之來，一坐一起」也是同樣的意思。

《司馬法·嚴位》也說：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

<sup>18</sup> 可參田建花、金正耀：〈南京博物院藏侯家莊1004號大墓出土青銅冑〉，《東南文化》2014年3期，頁66-71、129。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332-353。

<sup>19</sup> 蒙匿名審查人提示，筆者對本段引文的釋讀為何與作戰聯繫起來？細查《史記》三家注及《會注考證》，都沒有對本段引文做註解，筆者認為本段說的是孫子受命展現操練軍隊的能力，而能夠引導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宮中婦人「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可見孫子訓練婦人「左右前後跪起」是屬於軍事訓練的動作，因此筆者認為此與作戰的姿勢有關。

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籌以輕重，振馬噪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起噪鼓而進，則以鐸止之。禦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噪以先之。若畏太病，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

「立進俯；坐進跪」指士卒移動的時候若是站立的則需俯身前進，壓低身體，若是屈膝壓低身體的就以雙膝著地的方式前進。「畏則密；危則坐」則指軍陣遇敵畏懼時則將士卒密集起來，遭遇危險的時候則要采屈膝的姿勢，以作為防守的姿態。《嚴位》中也有「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徒以坐固」指步兵以跪坐之姿為固守的基本姿勢。

又《尉繚子·兵令上》：

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進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

「坐陳（陣）」及「坐陳所以止也」指的自然也是士卒採取的姿勢。與上文討論的意義相同。陳偉武也指出古人「跪」與「坐」本有區別，前引《吳子·治兵》及《尉繚子·兵令上》中的圓陣、方陣、坐陣、立陣都是作戰中常用的陣形，這些陣形都是軍事訓練的基本內容之一<sup>20</sup>。

在出土文獻中也有數則與「坐」有關的例子，如《銀雀山漢簡·十陳（陣）》中提到：

數陳（陣）之法，毋疏巨閑（間），戚（蹙）而行首積刃而信（伸）之，前後相葆（保），變□□□，甲恐則坐，以聲坐□，往者弗送<sub>一五三九</sub>，來者弗止。

「甲恐則坐，以聲坐□」當中的「坐」原整理者解釋云：「坐，指軍陣穩定不動。」釋義甚確，而穩定不動的姿勢，自然就是身體壓低保持穩定，又可保持

<sup>20</sup> 見陳偉武：〈兵書新注商兌〉，《古漢語研究》1995年第2期，收入《愈愚齋磨牙二集》（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266-270。

機動性的屈膝之姿。

同在《十陳（陣）》篇中的「玄囊之陳（陣）」也提到：

玄囊之陳（陣），必多旌旗羽旄，鼓鼙翟莊，甲亂則坐，車亂則行。

「甲亂則坐」與上文的「甲恐則坐」意義相同，都是在需要穩定士卒的情況下採取的姿態。

總結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中關於「坐」在軍事行動有關的意義，應將「坐」解為屈膝壓低身體，但臀部不坐於地面的姿勢，是士卒壓低身體防禦的姿態，「坐甲」即準備好等待作戰攻守的士卒。而筆者也認為「坐甲」之「坐」應該不是嚴格軍陣陣法的一種，而是一種習見的預備戰鬥姿態，用在靈活的變動及面對戰鬥<sup>21</sup>。依筆者的推想與思考，認為「坐甲」最接近的姿態應如秦兵馬俑中的跪射俑，以目前所見的跪射俑姿態來看，屈膝，一腳膝蓋著地，一腳小腿仍保持立姿，除了做為等待備戰的姿態，也保持其活動性，便於站起<sup>22</sup>。

回到上述《左傳》引文中的「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裹糧」即將糧食包裹，打包起來便於攜帶，如《詩經·大雅·公劉》：「乃裹餼糧，于橐於囊。」在此則是攜帶糧食的意思，「裹糧坐甲」即攜帶好了糧食，士兵做好了戰鬥姿態的準備。能反映出預備抗敵的決心，因此文中才言「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當然，按照語法及詞彙的構成來說，「坐甲」的構詞似是動名結合成的詞組，在上文引述的書證中，多數的坐字下未接賓語，而「坐某」的例子屬偏正結構，「坐甲」的構詞該如何解釋呢？還有如何理解「甲」的意義<sup>23</sup>？這些都是筆者無可迴避的問題，而本文也著重討論關於「坐」的形義問題。在此筆者認為「坐」是屈膝著地身體壓低的姿勢，《左傳·文公十二年》說的「裹糧坐甲」

<sup>21</sup> 匿名審查人指出拙文初稿未對文中提到「坐」的狀態如跪坐、蹲坐、半蹲、跪起等姿態進行較細緻的考辨，分析其中的差異，並擇取一個統一的說法。以上提到的這些姿勢在現代對人體姿勢的認識裡，都有比較明顯的差異，且很容易能區分聯想起來，因此筆者於此又進一步認為其姿態或如跪射俑。

<sup>22</sup> 發掘報告中對跪射俑的描述說：「他們頭上挽著髮髻，身穿戰袍，上身及兩肩著甲；腿著地，右足與地面垂直，左腿彎曲，左足掌貼地面，右臂微曲，手半握，拇指上翹，左臂肘都抱於腹前，四指微曲，拇指微翹；身微左側，雙目向左前方平視。」見秦俑考古隊：〈秦始皇陵東側第二號兵馬俑坑試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2期。另可參春材：〈跪射俑考〉，《文博》1986年第4期，收入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俑學研究》（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461-464。此文還認為所謂跪射俑，實際是坐姿武士俑。秦俑的出土為我們瞭解古代的單兵訓練和兵陣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sup>23</sup> 《左傳·成公十六年》中也有「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一語，「秣馬利兵」的詞語形式就與「秣馬坐甲」相同。

四字以往是理解為「動名動名」的結構，「坐甲」就字面的意義翻譯看來可解釋為「坐在甲上」<sup>24</sup>，但若依前述的觀點與論述，筆者顯然是不同意「坐在甲上」這樣的理解，「坐」若為屈膝著地身體壓低的姿勢，而將「甲」的意義理解為士卒是另一種可行的思考<sup>25</sup>。因此將「坐甲」整體理解為「士卒屈膝著地身體壓低，準備作戰的姿勢」，其實這與「坐甲」的構詞意義也並不矛盾，一方面是從字義與詞性的組合去做理解，取其狀態的實體義（如坐在甲上），一方面是從此姿勢、形體的狀態去理解，做為士卒狀態的描述，或許能為「坐甲」一詞提供不同的理解方式。

## 五 中古文獻中的「坐甲」

上文對於先秦文獻中的「坐甲」做了討論，在考察古書的過程中，「坐甲」一詞其實僅見《左傳》此條，但在中古的文獻中「坐甲」一詞或與「坐甲」義近的詞語不並少見。

《文選·左思〈吳都賦〉》：

觀鷹隼，誠征夫；坐組甲，建祀姑。

李周翰注：「坐，猶積也。」筆者認為若依上文的討論成果，「坐組甲」與「坐甲」其意義應該相同，中古文獻中的「組甲」當指士卒、甲士，如《陳書·陳寶應傳》：「（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惲日初《燕京雜感》詩：「月明組甲三千里，風動瑯弓十六州。」因此「坐組甲」即士卒蹲坐備戰，保持安穩平靜。坐字本身不具備有聚積之意。

《通典·兵三·塞險則勝否則敗》：

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之眾，一戰必克。

「訓兵坐甲」從構詞的結構分析，「訓」當指訓練之意，兵指士卒，而「坐甲」

<sup>24</sup> 正如孔疏所說的：「甲者，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戰且坐之於地。」是把「坐」做為動詞，「甲」做名詞。

<sup>25</sup> 匿名審稿人也提示筆者應關注在《銀雀山漢簡·十陳》中的「甲恐則坐」一語，此處的「甲」指的是士兵，而原整理者認為「坐指軍陣穩定不動」，筆者也表示同意，因筆者認為以軍陣的原則來看，如《尉繚子·兵令上》：「立陳所以進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筆者將坐陣理解為壓低身體的屈膝之姿，表示停止不行動的姿勢。因此「甲恐則坐」正指使士兵穩定不動。

則指使甲士蹲坐備戰。《世說新語·方正》「諸葛亮」條梁劉孝標注云：「東晉孫盛《晉陽秋》：『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秣馬坐甲」與上引文的「訓兵坐甲」意義相同，都指士兵備戰周全的狀態<sup>26</sup>。此外提到「坐甲」的文獻例子還有：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

《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眾皆怠怨，不為致力。募兵出戰，出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

《魏書》卷九五〈羌姚興傳〉：「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絕蒙坑之口，東杜新阪之隘，守天渡，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擒之。」

其實中古文獻中所見的例子不難發現「坐甲」不論是單獨成詞或是與其他構詞形式相同的詞構成四字語詞，都形成一個具有引申意義的片語，指稱「作戰時不論守備或進攻，武裝守備的周全準備」，是詞語發展中結構組成及意義引申的變化。

## 六 結語

將「坐甲」一詞從傳世的先秦文獻到中古文獻的整理分析，並結合古文字學對字形字源的討論，可以知道「坐」應解為屈膝著地壓低身體的姿勢，與理解為著甲士兵的「甲」字連結成詞，「坐甲」即士兵做好了戰鬥姿態跪姿的準備，後來轉化為指稱準備作戰禦敵情況跟準備。對於理解先秦軍事文化及語意的研究有著一定的意義。

## 附記

拙文草成於二〇一八年初，但敝帚自珍，一段時間後陸續向幾個專業刊物

<sup>26</sup> 《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中的「組甲」杜預注：「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牢固，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今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又組是條繩，不可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裡？」呂祖謙曰：「組甲、被練，皆擇兵之精者。」此處的「組甲」同樣也指士卒。

投稿，但都未獲見用，迄今陸續有李輝、吳柱等先生發表的文章涉及此一主題，說法較新，拙文吸收有關的意見，做了一定的補充，但主要的立論與撰寫的思路都按草成之時做了保留，未做大幅度的改動，以求與諸家之說相互對比，就教於方家。非常感謝匿名審查人仔細審閱拙文，並對於文中論述不夠充分，思慮欠周之處給予的善意的提醒與具有學術高度的質疑，並提點筆者還能注意的材料，補充初稿的漏失。筆者對於審查人的認真與學術熱情深表敬佩，但只能在所知的範圍內盡力答覆，補強不足，未盡完善之處，文責自在筆者。

拙文之說雖不能定為一尊，但能遇到如審查人一樣的良師提點，實是萬幸。再次感謝。

## 參考文獻

-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
- 吳 柱：〈《左傳》考釋七則〉，《語言研究》第36卷第1期，2016年。
- 李 彬：〈《左傳》「坐甲」解詁〉，《儒學與訓詁——第十三屆中國訓詁學術研討會》，臺南：嘉南藥理大學儒學研究所、中國訓詁學會，2017年10月20-21日。
- 李 輝：〈「坐」甲新釋〉，《漢字漢語研究》第4期，2018年。
- 李守奎主編：《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年。
-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
-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
- 林清源：〈《上博九·陳公治兵》通釋〉，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年。
- 林義光：《文源》卷六，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俑學研究》，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陳 劍：〈上博竹書《昭王與龔之睢》和《東大王泊旱》讀後記〉，收入《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命》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4](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4)，發表日期：2011年7月17日。

惠棟：《春秋左傳補注》，臺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

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執筆：《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鄔可晶：〈馬王堆漢墓帛書《十大經》補釋二則一外一篇：說古文獻中以「坐」為「跪（詭）」的現象〉，《簡帛》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劉釗：〈包山楚簡文字考釋〉，收入《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4年。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